性理大中

性理大中卷之二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傳經諸儒

易經

自魯商瞿子木受易於孔子。以授楚人馯臂子弓。子弓授矯子庸疵。疵授燕周子家豎。家豎授淳于人光。子乘羽。乘羽授齊田何子莊。及秦禁學。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禁。故傳授者不絶也。漢興。田何授東武王同

子中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以後
言易者皆本田何

書經

秦時禁書有濟南伏生壁藏尚書其後大兵起流亡
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存二十九篇即以教
於齊魯之閒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亡
不涉尚書以教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孝文時
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名時伏生
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

之。是爲今文尚書。
魯恭王壞孔子宅。於孔壁中得古文尚書。孔氏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遭巫蠱之亂。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淸河胡常。常授虢徐敖。敖授王璜。平陵塗惲。後復失傳。至東晉梅賾上孔傳。闕舜典自乃命以位以上二十八字。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典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乃上之。事未施行。而方典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

是爲古文尚書。

詩經

詩經毛氏學。云自子夏授魯申。魯申授李克。李克授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孫卿。卿傳毛亨。亨授毛萇。亨。河間大毛公也。萇。趙人小毛公也。萇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後言毛詩者本諸徐敖。

詩又有齊韓魯三家。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三家在漢。皆立博士。唯毛詩未得立。

禮經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

傳禮有蕭奮。授東海孟卿。孟卿授后倉。魯閭丘卿。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孝公爲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爲信都太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

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前漢傳其書。未有名家。東漢鄭衆傳周官經。馬融作周官

傳。授鄭玄。玄作周官註。玄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為鄭氏學。玄又註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為三禮焉。

春秋

傳春秋有左氏傳。有公羊高公羊傳。有穀梁赤穀梁傳。漢初有齊胡毋子都。趙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子都授東平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嚴彭祖顏安樂。為春秋嚴氏顏氏學。有申公治穀梁春秋。申公傳瑕丘江公。有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

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脩春秋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貫公授其子長卿長卿授清河張禹長子禹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道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君而劉歆從尹咸翟方道受學由是言左氏本諸賈護劉歆

撝謙曰六經之垂亘於天地當未立學宮之時數百年間無在上者豢以利祿而諸儒篤信而死守之師承淵源不忘所自今除湮滅不可考外載之於篇以示不忘先農先炊之意

歷代道統

西漢

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以賢良對策。首言天人之際甚可畏。勸人主勉彊知行。次言禮樂教化之功。次言人主危亡。由所任非其人。而所由非其道。次言德致祥𤼵德任刑則致異。次言性命賦於天而成於上之

化下。上承天意。當任德教而不任刑。文言體元之義。在正心以正朝廷。末言漢承秦之亂。當更教化。立太學而重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天子覽其對而異焉。復册之。董子對以所聞帝王因時勞逸。與周秦治亂。勸武帝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治之未獲。在士不素養。勸武帝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攷問以盡其材。又郡守失職。在積日致官。而賢不肖渾殽。勸武帝使列侯郡守貢士。以給宿衛。以觀大臣之能。而爲賞罰。天子復册之。

董子言人之所爲美惡之極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王者當謹承天意明人性以教化民次言唐虞之德桀紂之惡皆以積而成次言道者萬世無弊王者改制而不變道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異今漢繼亂宜稍變次言受大者不得取小宜明教化使食祿之人不至爭利以殃民最後言春秋大一統今師異道人異論是以上亡以持一統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

法度可明。對畢。天子以爲江都相。事易王。王帝兄素驕好勇。董子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王嘗以粵有三仁問董子。董子對曰。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以稱於大君子之門

也。五霸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碔砆之於美
玉也。王曰善。董子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
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
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
高廟長陵高園殿災。董子居家推說其意。草奏未
上。主父偃竊奏上。召視諸儒。弟子呂步舒不知
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吏當死。詔赦之。乃不敢
復言災異。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希世用事。董子
以弘爲從諛。弘嫉之。以上兄膠西王縱恣。數害吏

二千石乃言於上令相膠西膠西王聞董子大儒善待之董子恐久獲罪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主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諍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脩學著書爲事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隆儒及董子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所著書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復數十篇十

餘萬言皆傳於世子及孫以學世其家

尊王賤霸正義黜利彊學力行專崇孔氏史稱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爲羣儒首然未免以陰陽五行之說入於駁雜嗚呼性與天道子貢難聞或以臆測能無憾乎

新莽

僞統揚雄成都人年四十至京師以王音薦待詔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歷事成哀平三世王

莽篡位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作太玄經擬易作法言擬論語後校書天祿閣以劉棻作符命辭連雄雄恐不能自免自閣投下幾死莽使問雄雄不知情詔勿問漢儒譏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葢誅絕之罪也然後世如韓愈司馬光皆推尊之至朱子作綱目書曰莽大夫而其論始定

始進以賦非正也見危不去非智也君遷其祚臣安其官非忠也莽作大誥雄擬論語爲周爲孔輝映當

時天敘不存道將安在

東漢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西入關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名見

於樓上玄因從質所疑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生
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
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被禁錮遂隱修
經術杜門不出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辟之
州郡迫脅玄不得已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
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
子自遠方來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
喪不行國相孔融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
一鄉曰鄭公鄉會黃巾寇青部避地徐州自徐還

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玄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時袁紹總兵冀州舉玄茂才表爲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還家寢疾紹逼從軍玄不得已載病至元城縣疾篤不進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玄所註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

中候乾象曆又著天玄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愼五經異議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

按史稱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囊括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蓋東漢以後諸儒傳授生徒專崇鄭學至今

禮樂有效厥功懋哉然性命之要缺爾無聞垂耄而訓子乃言吾家素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是何言歟是何言歟

魏晉

王弼字輔嗣幼而察慧於是何晏爲吏部尚書弼未弱冠見之歎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然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辨弼不然之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五情

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爲周易註大意謂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其書大行於世又註老子年二十四卒無嗣

殫心易傳未明什一然自西漢以來學者徒守詁訓惑於象數自弼一掃俗學著得魚忘筌之論遂破漢儒膠固支離之失使讀經者始知內求易註傳數百年無敢易者未可謂之僞統也○康伯續繫辭註以

无訓極以老解易於是爲甚

南北朝無統

隋

僭統王通字仲淹太原人甫十歲父隆敎以元經之事通後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璵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仁壽三年西遊長安詣闕獻太平十三策文帝喜曰此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多不悅罷歸通遂敎授於河汾之間

弟子自遠至者甚衆。大業後。累徵不起。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以擬春秋。讃易九年而六經皆就。大業末。卒於家。門人謚爲文中子。錄其言爲中說。皆擬論語而爲之。二子福郊福畤。
優孟聖人。妄干天命。然言規行矩。差近於道。

唐

韓愈。字退之。南陽人。以進士第爲監察御史。上疏論宮市。德宗怒。貶山陽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後再遷。至職方員外郎。坐事復爲博士。

作進學解執政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憲宗將平蔡韓子奏淮西可滅惟在陛下斷與不斷耳與裴度意合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韓子行軍司馬韓子請乘遽告入汴說韓弘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韓子上表切諫帝大怒宰相裴度崔羣解之乃貶潮州刺史在潮之日下牒請置鄉校自此潮人日趨文學移刺袁州巳乃召拜國子祭酒

韓子奏以儒生爲學官。日與生徒會講。於是生徒相與言曰。韓公來國子監不叙實也。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庭湊。詔韓子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韓子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安有人臣奉天子命恃兩端者乎。遂入。庭湊嚴兵迓之。既坐。庭湊曰。所以紛紛者。此士卒也。韓子厲聲曰。天子以公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耶。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泚。血衣猶在。此軍何

負乃以爲賊韓子曰以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大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曰無韓子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旌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庭湊慮衆變麾其軍出問令欲庭湊何爲韓子敎以解牛元翼圍乃歸奏轉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自魏晉以還文拘偶對韓子始爲古文衆皆目爲好奇唐人以詩歌放浪爲習不知有師自韓子收接後學抗顏爲師衆多以

爲狂。然始而驚。中而笑且排。終而翕然隨之。遂以漸變。公之言曰。障百川而東之。廻狂瀾於旣倒。蓋不誣也。

自何晏之學行。中土崇尚玄虛。學者遂忘聖經而宗佛老。文公具英偉冠代之資。以起衰闢異爲已任。推原道本。使後人知統有自來。厥功大矣。然詩酒浮浪亦時有之。未免唐人之習乎。○繼韓者誰。其李翺乎。

五代無統

後周禪宋

周敦頤 傳見後

聖學中圮晦者千年。偉哉先生。立誠爲源。致中保和。各正性命。於茲而始。

程顥 傳見後

度廣氣和。肆開來學。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程頤 傳見後

主敬窮理。師道以立。傳世有緒。範我方來。

北宋之時。有二人焉。横渠稍雜於禪。康節稍雜於老。所謂稍雜於禪者。横渠雖闢禪。其實虛空不壞。

客慼客形仍佛氏之說也所謂稍雜於老者頗頗

到口拍拍滿懷之類大約樂多敬少下學之功闕

焉

南宋

朱熹 傳見後

龜山之歸伯子有言吾道南矣至於夫子實大其傳

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辭而闢之廓如也傳註經書永

垂來禩不有夫子吾其何知

元

許衡 傳見後

生金事元。啓以漢法。無小無大。蒔誘諄諄。篤守新安。道以不廢。

明

王守仁 傳見後

尊崇無學。壞我先規。以釋變儒。使儒歸釋。然掃除俗學。興有力焉。○自經學之興。遂有經學之榛蕪。自道學之興。遂有道學之榛蕪。晉之輔嗣。明之陽明。於斯道不可謂無功。蓋陰陽勝復之理也。然學者遂誤秋

屈爲長養亦已過矣。

或問曰。大道之在天下。未嘗一日無也。故夫子無常師。曹交願假館而卒受業。孟子教之以道若大路。歸求之自有師。由是則雖無聖人。道未嘗不可求也。而後之儒者。必欲舉周季而後謂道統之在世者。曠千載而無一人。恐千百世之人。未可厚誣也。孟子曰。人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至如漢儒之明正經學。東漢之敦尚節義。宋臣之言行師法。其間若良臣賢子之挺出。豈無一二有當者。槩乎

以未聞道之名至於今日匹夫匹婦皆自有知秉彝攸好無行不慼意謂不必專設理學之藩操政釁相之圃謂入乎此而始可與談道欲循途下反退觀斯世求之於一言一行之微符驗於通塞之間而反求諸己必有能自得師者未知所從是否撝謙答曰自天地之肇伏羲始作八卦神農始有粒食黃帝始作宮室衣服堯舜教以人倫而中道始明至成周則父子祖孫聖人相繼於是制禮作樂而生人之道無有不備天地之盛至此極矣人

心過中則日食稍粱不以爲美更求餘食如河水東流不復可廻於時乃生夫子夫子之生當世之巳亂而流風遺俗禮樂法度則燦然備存乃以天授之資極一生之好學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無不各盡其道至於性與天道人物之所以生者成者皆潛修默識於少壯之年而發之於耆耄之日垂爲六經使萬世之下君以此治世則治不以此治世則亂民以此治身則吉不以此治身則凶其愚不肖者服習於利用安倫之事則可以樸願

其賢智用心於日用常行之理而卽以上通其大者以修身而範世所謂大明終始六位時乘以御天者也然堯舜之道君道也行於在上夫子之道師道也行於在下在下者無法制號令不可强人而待其中心誠服故人之來學者則敎之亦不能盡敎而納之於我道不過因其質分成就之而已然使夫子微言大義無有人焉篤信而謹守之者則後世但聞上世有一善人謂之孔某與鄉里自好者何別又使夫子之道雖傳而言之者各執一

說行之者各行一事此則曰孔子之敎如是彼則曰孔子之敎如是各任其一偏而人自爲書此大亂之道也將何以一道德而同風俗哉幸同德之人扶翊如雲而確乎不拔得聖人之心則有四子顏子如冬陽之開始曾子如春陽之始大子思盡發中庸之蘊如盛夏之暢茂孟子嚴衛聖道誠所謂秋殺盡見者焉其所爲聖人之心者何也中也正也自四聖之歿而心學失傳散而無統於時之人非無心也無有大明聖人之道者也然而傳聖

人之書者則篤信而謹守之如秦漢間諸儒雖傳其宗祖希世之寶不是過也於是聖人之道雖當焚滅之後幸而僅傳非幸也聖人之德傳之也今之學者視聖人之道則如後天之始開仲尼歿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傳經諸儒但如無懷葛天諸氏僅見姓名則又一洪荒之始也至漢董子始欲創通大義專崇孔氏諸不在六藝之科者抑勿使進漢史稱之爲羣儒首信哉然兩漢經學大興章句多者至百餘萬言後生疑而莫正朱子

所謂以二萬餘言解堯典二字眞可嗤也東漢鄭玄刪裁繁蕪刋改漏失使至今禮樂有攷厥功懋焉於是天下之士皆宗鄭學矣然而拘牽象數專守訓詁失聖人之微言則魏晉之間有王弼者起而闢之其說易也專取得意忘言無復象數雖未能明經大義而五行納甲飛伏之說爲之一掃矣然其弊也則入於老於是六朝好談莊老因莊老而談佛至其甚則槌提仁義滅絕禮樂而神州陸沉者數百年迄於唐初而奉王註者猶兢兢勿失

可見也。昌黎韓子。具英敏冠世之資。專以闢佛老
爲己任。傳註論語而好孟子。雖於力行之際。未實
有持循。然而儒氣爲之一振。則天下之人。於是知
有儒道之可學矣。於漢而見傳經之篤。行誼之嚴。
於晉而見聖人之學。不專於語言文字。於唐而知
性命之理。吾儒自具。不必取於二氏。三者備所鮮
者立誠耳。故後世之心學。自周子始。各正性命。誠
有由也。程子廓而大之。朱子發明而聖敎始立。有
明數百年來。禮樂制度。大約本之朱子。成弘正嘉

之閒。無致易傳註一字者。蓋天下之學術一。則治道一。治道一。則人心一。人心一。而始可以不亂。非虛言也。傳之久而天下之學者。失朱子之心。而徒事章句之末。則有陽明王氏。出而剗葉歸根。以爲致良知之說。人心乃趨簡約。然自其教行而數弊出焉。棄詩書而求見性。人喜大言。一弊也。以陽明講學而立事功。於是喜功利而斥迂儒之無用。二弊也。讀書專求所重而棄其餘。作文喜凌駕而惡平敘。三弊也。至今日而空悟之教。功利之說。𩦺馳

之士。其來皆有所原矣。人異說。家異敎。學無所師。惟意之從。亦可以知所救矣。安可曰道不必有統。學不必有宗。而聽其紛亂哉。天下人之善皆善也。古今忠臣孝子。節行文學。如此其多也。愚夫愚婦。一言一行之美。皆不可沒也。亦誰能掩之。然而在於聖學。則所謂衆星之拱。非所謂北極之樞也。任天下之動而無樞。不瞬息而敗矣。又安可哉。所以諸儒歷數千年而死生以之。專爲天下立人極而已。○自古帝王奉天之道以治天下。自夫子之生。

帝王之興。皆奉夫子之道以治天下。數百年中。上必有眞主之作以爲之君。下必有眞儒之作以爲之師。有節氣而無中氣。謂之閏月。有治統而無道統。謂之閏位。故中氣者。節氣之所因。道統者。治統之所出也。在上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立綱陳紀。方可以定數百年之治統。在下者。德成行立。明經立傳。推明微言。方可以定數百年之道統。治統之立也。本爲天子。支爲諸侯。道統之立也。大賢識其大者。小賢識其小者。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非

天之所與。皆不得與於斯也。然先王因時以救世各有所尚。如質之敝也。人心厭質。文之敝也。人心厭文。則朝廷之法制不行。而天下亂。紛紛然莫不以帝制自爲。必俟眞主之出而始有所一。先儒因時以救世。亦各有所尚。如執象之敝也。人心厭實。玄悟之敝也。人心厭虛。則六經之傳註無稽而天下亂。紛紛然莫不以作者自與。必俟眞儒之出而始有所一。故生於學術之亂而志在明道。猶生於國家之亂而志在救民。神奸塞路。邪說充蹊。救民

者不得不先有驅除明道者不得不先求解惑救民而妄動干戈是作亂而害國也學道而任情言行是自惑而惑世也勝廣之於楊墨其罪等耳可不愼哉先王不敢圖度天命奉天之道而天下歸之先儒亦不敢圖度天命奉聖人之道而天下歸之非其立心之始即欲君師萬民其心固欲得主而事之矣不幸而天下之人無可以救世無可以明聖道者則不得有所諉焉耳夫上帝之命天下後世之人心此非可以智力取之亦曰仁而已

矣。自有二儀之奠。兆民之生。即莫不予之以五德之中性。以行五常之道。是即所謂天理也。全此而無虧。上帝之所簡在也。背此而自賊。兆庶之所棄絕也。天地雖大。兆民雖衆。其治亂消息。水旱災祥莫不由乎體仁者之一身。故無私之人。精神與天地民物。相爲流通。所謂人者。天地之心也。人之生至壯而心始立。天地之生。至午而人極始定。易簡以成位乎中。時乘六龍以御天。孰非角德而臣之哉。明乎此。固不得舍天理而別求人極矣。愼言行

以表式人倫。正性命以歸全天地。著道法以垂憲
帝王。無遍無塞。先後一揆。如天地日月孑然無倚
於太虛之中。此所以立人之道也。○堯舜不代作。
而守成之君。世有其人。程朱不世出。而守先待後
之學者。應時不乏。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而善繼人
之志。善述人之事。功與作等。○官天下傳賢。家天
下傳子。苟得其人。何論賢與子。至夏而天乃與子
也。特以世衰。人好紛更。非一德如舜禹。必多毀制。
必與子而後中材以下。不敢作禮樂。禪也。繼也。視

其人與天命耳。聖賢何容心哉。

諸儒總論

程子曰。董子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諸子遠矣。

朱子曰。仲舒識本原。如云正心修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誼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論。仁人於此。有不能自已者。師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

可服。此便是有意要立名以正其誼。○問諸葛誠之曰。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仲舒說得不是。只怕不是誼。是誼必有利。只怕不是道。是道必有功。曰纔如此。人必求功利而爲之。非所以爲訓也。固是得道誼。則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誼而功利不至者。人將唯功利之徇。而不顧道誼矣。○仲舒本領醇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醇儒。極是。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得。

西山眞氏曰仲舒醇正近理之言見稱於諸老先生外如曰强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稱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有功於學者蓋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虞書之精一論語之知及仁守中庸之博學篤行皆是也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能言之此豈諸儒所可及哉其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則天命率性之意尤所謂知其本源者至謂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其言亦有補於世本傳稱其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兩相驕主

正身率下。方公孫弘以阿意容悅取相位。仲舒獨終始守正。卒老於家。以其質之美。守之固。使得從遊於聖人之門。淵源所漸。當無慚於游夏矣。惜其生於絕學之後。雖潛心大業。終未能窺大道之全。至或流於災異之術。吁可嘆哉。

程子曰。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爲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

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又有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却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亂道

朱子曰文中子議論多是中間暗了一段無分明其間弟子問答姓名多是唐輔相恐亦不然蓋諸人更無一語及其師人以爲王通與長孫無忌不足故諸

人懼無忌而不敢言。亦無此理。如鄭公豈畏人者哉。七制之主。亦不知其何故以七制名之。此必因其續書中。曾採七君事迹以爲書而名之曰七制。如二典體例。今無可攷。大率多是依倣而作。如以董常爲顏子。則是以孔子自居。謂諸公可爲輔相之類。皆是撰成。要安排七制之君。爲他的堯舜。考其事迹。亦多不合。劉禹錫作歙池江州觀察王公墓碑。乃仲淹四代祖。碑中載祖諱。多不同。及阮逸所著并載關朗等事。亦多不實。王通大業中死。自不同時。如推說十七代

祖。亦不應遼遠如此。唐李翺已自論中說可比太公

家教。則其書之出。亦已久矣。伊川謂文中子有些格

言。被後人添入壞了。看來必是阮逸諸公增益張大

復借顯者以爲重耳。

攜謙曰。按唐初諸臣。無一言及王通者。此無足怪。

房杜諸人。在王通時甚不相許可。彼自以爲勳蓋

一世。又何事及此腐儒老生。爲論唐人之風俗。見

於韓愈師說者。曰今之世不聞有師。其士大夫曰

師曰弟子者。則羣聚而笑之。柳子厚答韋中立書

曰韓愈收名後學抗顏爲師愈是以得狂名則不特房杜而已唐人一代皆然也雖魏鄭公於時號稱嶽嶽然跡其前後立身彼卽有功名而已又烏知所謂尊師講學者哉大抵唐高祖以州將起事不有其君其後一代藩鎭亦不有其君房杜諸人不有其師其後一代以日吠雪亦不有其師流風然也若謂後人附會而成則其書出於唐世諸人世族豈無有一人辨其非是者彼人著此書者必稍有見又何苦附會而爲此依勢作僞之舉乎嗚

呼。王通不有孔子。則諸人不有其師。又理固然也
朱子嘗令學者論董仲舒揚子雲王仲淹韓退之四
子優劣曰。董仲舒自是好人。揚子雲不足道。這兩人
不須說。只有文中子韓退之這兩人疑似。學者多主
退之。曰。看文中子脚根淺。然却是以天下爲心。分明
是要見諸事業。天下事也都一齊入思慮來。雖是卑
淺。然却是循規蹈矩。要做事業的人。其心却公。如韓
退之雖是見得个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却無實用功
處。他當初本只是要討官職做。始終只是這心。他只

要做得言語似六經。便以爲傳道。至其每日工夫。只是做詩博奕。酣飲取樂而已。觀其詩便可見。都襯貼那原道不起。至其做官臨政。也不是要爲國做事。也無甚可稱。其實只是要討官職而已。

問王通朱子以爲優於韓愈。子乃以韓愈爲正統。王通爲僭統。何也。曰今有二人於此。一人當國家名分未明之時。天下不知人主所在。彼獨大聲疾呼。以號名天下之人。雖無實力以匡扶輔翼。而後人緣此。遂得主而事之。以至永清大定。則是人之

功固不爲小其一人雖薄有才具乘時艱晦遂欲收拾人心妄圖天命則誅絕之罪必將有在方西晉以後士大夫言性命者必宗佛老言文章者必尚偶麗天下無復知有論語孟子之書而文公起於布衣具博綜宏偉之才嚴斥玄虛寂滅之說與夫浮靡優俳之文力宗孟子傳註論語以下開濂洛關閩之學其爲功與禹稷等所以遜於孟子者在立德之地而已至於王通既不自量其爲何如人而上視聖人直有可取而代之意上有王莽下

有楊雄。上有楊堅。下有王通。又何疑焉。

朱子曰。荀卿則全是申韓。觀成相一篇可見。他見當時庸君闇主戰鬬不息。憤悶惻怛。深欲提耳而誨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歸於明法制執賞罰而已。他那做處粗。如何望得王通。楊雄則全是黃老。某嘗說楊雄最無用。眞是一腐儒。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別事。○韓退之論文章。云自屈原荀卿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却把孟軻與數子同論。可謂無見識。○問王通病處。如何曰這人於作用處曉得急

欲見之於用故便要做周公底事業便去上書要與太平及知時勢之不可爲做周公事業不得則急退而續詩書元經又要做孔子底事業殊不知孔子之時接乎三代有許多典謨訓誥之文有許多禮樂法度名物度數數聖人之典章皆在於是取而續述方做得這个家具成王通之時有甚麽典謨訓誥有甚麽禮樂法度乃欲取漢魏以下者爲之書則欲以七制命議之屬爲續書詩則欲取曹劉沈謝者爲續詩續得這般詩書發明得箇甚麽道理自漢以來詔令

之稍可觀者。不過數箇。如高帝求賢詔。雖好已自不純。文帝勸農。武帝薦賢制策。輪臺之悔。只有此數詔略好。此外盡無。那一篇比得典謨訓誥。便求一篇如君牙冏命秦誓也無。曹劉沈謝之詩。又那得一篇如鹿鳴四牡大明文王關雎鵲巢。亦有學爲四句古詩者。但多稱頌之辭。言皆過實。不足取信。樂如何有雲英咸韶濩武之樂。禮又如何有伯夷周公制作之禮。他只是急要做个孔子。又無佐證。故裝幾个人來做堯舜湯武。經我刪述。便顯得我是聖人。如中說一書。

都是要學孔子論語說泰伯三以天下讓他便說陳思王善讓論語說殷有三仁他便說荀氏有二仁又捉幾个公卿大夫來相問答便比當時門弟子正如梅聖俞說歐陽永叔他自要做韓退之却將我來比孟郊王通便是如此便胡亂捉別人來爲聖爲賢殊不知秦漢以下君臣人物斤兩已定你如何能加重中說一書固是後人假託非王通自著然畢竟是王通好自誇大續詩續書紛紛述作所以起後人假託之適他死時只三十餘歲他却火急要做許多事問

若少假之年必有可觀曰不然他氣象局促只如此了他做許多書時方只二十餘歲孔子七十歲方繫易作春秋而王通未三十皆做了聖人許多事業氣象去不得了

朱子王通論曰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謂道者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

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考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昏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儵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爲不然而但爲摹倣假竊之計則不唯精粗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爲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爲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

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脩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為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為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為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

得其至善而止之。則與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已任。則其用心爲已外矣。及其無以自托。乃復捃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牵挽其人。强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

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沈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勗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爲三王。欲徒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

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詔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强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弟子。是乃福郊福時之所爲。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爲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爲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

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生平意向之所在。終不免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人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尋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也。可勝歎哉。

敬軒薛氏曰。當韓子之時。異端顯行。百家並倡。孰知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爲相傳之正統。又孰知孟軻氏歿而不得其傳。又孰知仁義道德合而言之。又孰知人性有五而情有七。又孰知尊孟氏之功不在禹下。又孰敢排斥釋氏。濵於死而不顧。若此之類。大綱大節。皆韓子得之遺經。發之身心。見諸事業。而伊洛眞儒之所稱許而推重者也。後學因見先儒有責備之言。遂勦拾其說。妄議韓子。若不足學者。殆使此輩生於韓子之時。無先覺以啓其迷。無定論以一其志。吾見淪於流俗。惑於異端之不暇。又安敢窺

韓子之門牆哉。故論韓子之得失。在周程張朱數君子則可。苟未及數君子。皆當自責自求。殆未可輕加詆議。以取僭妄之罪也。

問原編中所載。先儒論堯舜禹湯之說。今皆去之。何也。曰。堯舜三代。孔孟之論定矣。先儒之說未該。學者求之語孟可也。

性理大中卷之二終